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二十九回 劉養正議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

話說宸濠聽了劉養正這一番議論，當下說道：“先生金石之言，孤敢不唯命是聽。但何以為萬全之策？何以為遠大之基？願先生明白一言，孤當受教。”劉養正道：“所謂萬全之策、遠大之基，則莫如先取金陵，以為根本。金陵古稱天塹，外有長江之險，內有石城之固。我太祖龍興之初，即定鼎于此。大王若欲紹先王之業，垂後世之基，舍金陵更無他取。而況當此之際，金陵毫無防守，只欲以一旅之師，間道而出，攻其無備，金陵雖固，必為大王所有。既得金陵，然後南取蘇、常，東顧齊、魯，西窺秦、晉，北指幽、燕，縱橫數萬里，聽我所之！王師所過，莫之敢御！其不能橫行天下、南面稱孤者，來之有也。若僅以彈丸之地，誓以死守，固不足道。即使攻于鄰邑，地不過兀裏，民不過數萬，府庫不足以供我財用，人民不足以供我驅使。設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諸侯，興師問罪，旌旗遍野，大兵雲集，並力進攻，吾恐此城雖固若金湯，亦不足與各路勤王之師以相抗。而況所以為根本者，不過區區南昌一府，其視金陵進則可戰，退則可守，財用之足，人民之富，長江之險，石城之固，為何如哉？如以為然，則請早日順流東下。今若不取，竊恐過此以往，雖欲取亦不可得矣！願大王自思之。”

這一席話，把個宸濠說得無言可對。仔細暗想：“先取金陵，實系萬全之策。又恐大兵東下，南昌空虛，官軍乘隙而來，又復首尾不能兼顧。”沉吟良久，迄無一言。

只見李自然道：“劉先生之言于‘遠大之基’一層，固是盡善盡美；而于‘萬全之策’，竊恐盡美矣，尚未盡善也。昔人有言：‘羽毛不豐滿者，不可以高飛。’今根本未因，而遽欲長驅東下，以取金陵，是舍其本而先取其末。幸而一旅之師，金陵唾手而得，則石城坐擁，然後進窺各路，固是萬全。不幸而阻于半途，誠如先生所言，各路勤王之師扼其前，王守仁大兵乘其後，則是腹背受敵。而況南昌空虛，定又為他人所得。

彼時欲進則大兵間隔，欲退則無家可歸。徒以‘遠大之基’，失此‘根本之地’，又不知其何以為大王計也？劉先生仍幸而教之。”

宸濠聽了這番話，亦甚有理，當下說道：“二君定謀決策，皆系為孤。請各暫退，容孤商量。至于增兵助陣，好在各行其事。遠取金陵，近守南昌。亦無與于此，分別辦理便了。”李士實在旁，惟恐劉養正又欲力爭，因趕著說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分道而行，最是上策。”說著，就站起身來告辭。宸濠亦即退殿。劉養正雖欲再言，亦不可得，只好也就告退出來，卻是心中忿忿不平。回到自己房內，又將那優時老人的書取出來反復看了一遍，實在佩服。因暗道：“計不可行，亦只‘奈何’徒喚耳！”這且按下。

且說宸濠回到宮中，自己思想了一會，仍是李自然的話不錯，至此就有些疑惑劉養正大言而誇。次日，又有兩個心腹私語宸濠說：“劉養正之言，萬不可信。若舍南昌順流東下，萬一敵人乘虛而入，將南昌襲去，則歸路斷矣。願刃歲勿再孤疑，仍以李自然之言為是。”宸濠更加堅信。接著又有心腹傳進官來，聲稱南昌城裏無人不知兀歲早晚欲取金陵，各營兵車亦互相在那裏預備。宸濠問道：“這話是從何處傳出去的？”那心腹的道：“據說是劉養正傳出此言，以致全城全行知道。”宸濠聽罷，即怒道：“豎子幾敗孤大事！”當下即折箭為誓，以後再不聽劉養正之言。過了兩日，劉養正知道此事，也就自退去了。宸濠決計不取金陵，即日便發兵三刀，以付非幻道人排非非大陣而去。

再說一枝梅回到行營，便修了一封書，連夜差人將所行之事，細細告知王元帥，然後進兵攻取南昌。這日已離南昌不遠，當有探子報進宮去。宸濠一聞此言，聚眾議道：“孤幸不聽劉養正之言，若竟舍此圖他，今日大兵一來，誰為孤保守城郭呢？”說罷，即命鄴天慶率領大兵前去迎敵。

一枝梅等四人到了南昌，離城十里安下營寨。休息一日，次日即率領一萬精銳攻打南昌。行至城下，各隊列成陣勢，一枝梅首先出馬，到城下罵戰。當有小軍飛報入城。

鄴天慶一聞此言，也就提了方天戟飛身上馬。一枝梅正在那裏索戰，忽聽城中一聲炮響，城門開處，沖出一騎馬來。一枝梅一看見是鄴天慶，兩人更不打話，接著便殺。一枝梅手執爛銀槍，劈胸刺去，鄴天慶趕將方天戟架開。二馬過門，一枝梅兜轉馬頭，順手就是一槍，認定鄴天慶左肋刺進。鄴天慶將畫戟一隔，掀在一旁，乘勢就是一戟，由下翻上，直對一枝梅當胸刺到。一枝梅把馬一夾，身子一偏，讓了過去；復又兜轉手中槍，向鄴天慶腰下刺來。鄴天慶又復讓過。兩人一來一往，約有十數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只殺得旌旗蔽日，塵土沖天，兩邊金鼓之聲，震動天地。

官軍隊裏見一枝梅不能取勝，卻惱了一位英雄。只見徐壽大喝一聲，手執金背大砍刀，將馬一拍，飛出陣來，直奔鄴天慶，舉刀就砍。鄴天慶正抵雙敵，忽見賊軍隊裏也飛出一員大將，但見他身長八尺，豹頭環眼，額下一部鋼須，手執長矛，坐下黃馬。一聲喝道：“來將通下名來，本將軍矛下不刺無名之將！”徐壽見有人出來迎敵，也就應聲喝道：“賊將聽者：我乃王元帥麾下指揮將軍徐壽是也！爾亦通過名來，好使本將軍斬你的首級！”那人喝道：“本將軍系寧王駕下都指揮孟雄是也！”徐壽一聽，不等他說完，便舉起金背大砍刀，如泰山壓頂一般，當頭砍下。孟雄趕著將蛇矛望上一架，掀開過去，也就還了一矛。徐壽急急架開。當時二馬過門，兜了一個圈子，二人回轉馬頭，復行又殺。只見四匹馬、四個人殺在一團，約戰了有數十個回合，皆是不分勝負。

周湘帆、楊小舫見他二人還不能夠取勝，也就將馬頭一領，齊出陣來，夾擊孟雄、鄴天慶。六個人團團廝殺，又殺了有二三十合，孟雄被楊小舫著了一槍，他卻不敢戀戰，撥馬就走。楊小舫見他敗走，便急急趕將下去。鄴天慶見孟雄中槍，也就虛刺一戟，回馬就走。徐壽、一枝梅、周湘帆三人見鄴天慶又敗下去，當下鞭梢一指，那一萬雄兵便蜂擁過來。一枝梅就想乘勢追過去搶城，走到城下，早見鄴天慶、孟雄二人飛過吊橋，當將吊橋高扯。一枝梅等不能飛越，只得收兵，即在城外立下營寨，將南昌圍困起來。

當日無話。

休息一日，次日又去攻城。只見城中按兵不動，一枝梅便令三軍一齊罵戰。罵了半日，仍是不見開兵。一枝梅等四人即暗自說道：“逆賊昨日一戰，並未大敗，何以今日不開城出戰？其中必有緣故。難道他有什麼詭計麼？”周湘帆過：“依小弟愚見，最好兄長進城去打聽一番，再將逆賊是否進攻金陵打聽清楚，好給元帥送信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愚兄本有此意。既是所見略同，愚兄今夜當即前去。”于是傳出密令：命各營今夜以一半不准卸甲，皆要倚戈而待；一半早為安歇，等到三更時分，便換上半夜那一半去睡。

如違令者立斬。此令傳出，各營那敢有誤，卻亦樂從，皆感一枝梅等寬猛相濟。

一枝梅到了晚間約有初更時分，便脫去外衣，換了夜行衣靠，手提單刀，又望周湘帆等三人諄囑一番：“務要嚴加防守，萬萬不可疏忽，恐防敵人劫寨。”周湘帆等答應。

一枝梅當下即出了營房，一晃身早已不見。這就是他們劍俠的本領。來到城下，仍是蹉來蹉去。城頭上雖有兵卒把守，實在毫不介意。只因一枝梅身輕似燕，步快如風，不必說這城頭上不過數百人在那裏把守，就便在百萬軍中，也未必有人奪得出來。一枝梅進得城中，當即去往寧王府內探聽消息。不知有什麼消息打聽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